

钱 穆 著

朱子新學案

(下)

巴蜀書社

钱 穆 著

朱子新學案

(下)

巴 蜀 书 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朱子论解经上

朱子生平著述，用力于解经者为多。论孟集注，学庸章句，诗集传，易本义皆是。故其论解经工夫，亦特多精要语。不仅为汉唐儒所不及，亦后来清儒所未逮。兹篇摘要汇列，以见大概。

朱子尝言：今日谈经有四患，其说详朱子与二程解经相异篇。又曰：

今学者不会看文子，多是先立私意，自主张己说。只借圣人语言起头，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。病痛专在这上，不可不戒。一一七

问：如先所言推求经义，将来到底还别有见处否。曰：若说如释氏之言有他心通，则无。也但只见得合如此尔。再问所说寻义理仍须虚心观之，不知如何是虚心。曰：须退一步思量。今人观书，先自立了意后方观，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。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，如何得古人意思。须得退步者，不要自作意思，只虚此心，将古人语言放前面，看他意思，倒杀向何处去。如此，方可有长进处。孟子说诗，要以意逆志，逆者等待之谓。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，且须耐心，自有来时。其心急切，又要向前寻求，却不是以意逆志，是以意捉志也。如此，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思中来，终无长益。一一

此所陈义，朱子再四屡言，别详读书篇，学者最当深切体味。朱子又戒其门人曰：

公说道理，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，末梢便要到大而化之极处。中间许多，都把做渣滓，不要理会。相似把个利刃截断，中间都不用了。这个便是大病。一一七

读书最忌以己见去说。但欲合己见，不知非本来意旨。须是且就他说教分明。有不通处，却以己意较量。一一七

且就本文理会。牵傍会合，最学者之病。一一八

理会这个，且理会这个。莫引证见。相将都理会不得。

一一八

且只据所读本文，逐句字理会教分明。不须旁及外说，枝蔓游衍，反为无益。五二

自家当如奴仆，只去随他圣人言语。教住便住，教去便去。三六

学者只是依先儒注解，逐字逐句与我理会，着做将实去，少间自见。最怕自立说笼罩，此为学者之大病。四〇

大抵某之解经，只是顺圣贤语意，看其血脉通贯处，为之解释，不敢自以己意说道理。五二

凡观书，且论此一处文义如何，不必它说。四四

看注解时，不可遗了紧要字。盖解中有极散缓者，有缓急之间者，有极紧要者。一一

公看文字有个病。不只就文字里面看，却要去别生闲意。大抵看文字，须是只就他里面看，尽有意思。公今未见得本意是如何，却将一两句好言语裹了一重，没理会在里面，此是读书之大病。须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破了，见这道理，真透过，无些子窒碍。四六

朱子教人看书立说之意如此，其教人经解亦如此。故曰：

解经不必做文字，只合解释得文义通，则理自明，意自足。今多去做文字，少间说来说去，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，经意却磋过了。尝见一僧云：今人解书，如一盏酒，本是好，被这一人来添些水，那一人来又添些水，次第添来添去，都淡了。他禅家尽见得这样，只是他又惑无注解。一〇三
解说圣贤之言，要义理相接去，如水相接去，则水流不碍。一九

不须更去注脚外添一段说话。一九

某解经书，如训诂一二字等处，多有不必解处。只是解书之法如此，亦是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。一〇五
此皆是教人解经正法。

又曰：

大率说经使人难晓，不是道理有错处时，便是语言有病。不是语言有病时，便是移了这步位。一六
自出己意，则道理易错。作文字，则易于语言有病。移了步位，也是失了经文之本意。亦有因经文而自己推发出许多道理来，如孔子之十翼。然亦不得离本文，别生说。故曰：

彖辞文言系辞，皆是因而发底，不可一例看。六六

易只是个卜筮之书，孔子却就这上依傍说些道理教人。

虽孔子，也只得随他那物事说，不敢别生说。六六

又曰：

自晋以来，解经者却改变得不同。如王弼郭象辈是也。汉儒解经，依经演绎。晋人则不然，舍经而自作文。六七

某寻常解经，只要依训诂说字。七二

某释经，每下一字，直是称轻等重方敢写出。一〇五

解书之法，只是不要添字。八一

且如解易，只是添虚字去迎过意来便得。今人解易，乃

去添他实字，却是借他做己意说了。又恐或者一说有以破之其势不得不支离更为一说以护客之。说千说万，与易全不相干。六七

解书须先还他成句，次还他文义。添无紧要字却不妨，添重字不得。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。一一

解经谓之解者，只要解释出来，将圣贤之语解开了，庶易读。一一

圣人言语本是明白，不须解说，只为学者看不出，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，省一半力。一九

随文解义。一一

解经不可便乱说，当观前后字义。五九

解经当如破的。一一

圣经字若个主人，解者犹若奴仆。今人不识主人，且因奴仆通名，方识得主人，毕竟不如经字也。一一

传注惟古注不作文，却好看。只随经句分说，不离经意，最好。疏亦然。今人解书，且图要作文，又加解说，百般生疑。故其文虽可读，而经意殊远。程子易传亦成作文，说了又说。故今人观者，更不看本经，只读传，亦非所以使人思也。一一

教小儿读书，如训诂，则当依古注。七

以上通论解经法。

又曰

尚书有不必要解者，有须着意解者，有须略解，有难解，有不可解者。七八

读尚书，可通则通。不可通，姑置之。七八

读尚书，渐渐觉晓不得，便是有长进。若从头至尾解得，便是乱道。七九

读尚书有一个法，半截晓得，半截晓不得。晓得底看，晓不得底且阙之。不可强通，强通则穿凿。七九

若说不行而必强立一说，虽若可观，只恐道理不如此。七九

问东莱书说如何？曰：说得巧了。向尝问他有疑处否？曰：都解得通。到两三年后再相见，曰：尽有可疑者。七九

庸庸祇祇威威显民，此等语，既不可晓，且得用古注。古注既是杜撰。如今便别求说，又杜撰，不如他矣。七九

以上论解尚书。

又曰：

易解得处少，难解处多。七二

上经犹可晓，易解。下经多有不可晓难解处。不知是某看到末梢懒了，解不得，为复是难解。七六

六十四卦只是上经说得齐整，下经便乱董董地。系辞也如此。只是上系好看，下系便没理会。论语后十篇亦然。孟子末后却划地好。然而如那般以追蠡样说话，也不可晓。七六

象数义多难明。七六

易之象理会不得。如乾为马，而乾之卦却专说龙。如此之类皆不通。六六

易中取象处，亦有难理会者。六六

易毕竟是有象，只是今难推。六六

易不可易读。六七

易是个无形影底物，不如且先读诗书礼，却紧要。子所雅言，诗书执礼，皆雅言也。

易与春秋难看，非学者所当先。六七

今人才理会二书，便入于凿。六七

某才见人说着易，便知他错了。未尝识那为学之序。六七
某近看易，见得圣人本无许多劳攘。自是后世一向乱说，妄意
增减，硬要作一说以强通其义，所以圣人经旨愈见不明。六七

或言某人近注易，曰：缘易是一件无头面底物，故人各
以其意思去解说得。近见一两人所注，说得一片道理都好，
但不知圣人元初之意，果是如何。春秋亦然。六七

旅六五，而今只如这小小文义亦无人去解析得。七三

中孚小过两卦，鹳突不可晓，小过尤甚。

说易如水上打毬。这头打来，那头又打去，都不惹着水
方得。今人说都打入水里去了。七三

读易如水面打毬，不沾着水方得。沾着水便不活了。今
人却要按从泥里去，如何看得。七三

易不是说杀底物事，只可轻轻地说。七三

以上论解易。

又曰：

诗才说得密，便说他不着。八〇

不会宽说，每篇便求一个实事填塞了。八〇

无证而可疑者，只当阙之，不可据序作证，委曲牵合，
必欲如序者之意，宁失诗人之本意，不恤也。此是序者大害
处。八〇

圣人有法度之言，如春秋书礼是也。一字皆有理。如诗
亦要逐字将理去读，便都碍了。八〇

看诗且他大意。八〇

不要死杀看了。八〇

看诗，义理外，更好看他文章。八〇

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。八〇

以上论解诗。朱子于易有本义，于诗有集传，特所究心，故其言

之尤深至。解经工夫，当知随经而有不同，亦非专务训诂考据而可尽其能事也。

又曰：

春秋煞有不可晓处。八三

只是据他有这个事在，据他载得恁地。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，却要去求圣人之意。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。八三

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见。今若必要推说，须是得鲁史旧文，参校笔削异同，然后为可见，而亦岂复得可也。八三

生乎千百载之下，欲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。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，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。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。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，不知如何。

八三

汉末有发霍光女婿范明友墓，家奴犹活。说光家事，多与汉书相应。春秋穿凿说，亦不妨。只恐一旦于地中得孔子家奴出来说夫子当时意不如此尔。八三

说春秋者只好独自说，不可与人论难。盖自说则横说竖说皆可。论难着，便说不行。八三

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，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。春秋义例，易爻象，说者用之各信己见，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。且不如让渠如此说，且存取大意，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，足矣。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，未须理会经，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。切不可忙，虚心观之，不须先自立见识，徐徐以俟之，莫立课程。一〇四

春秋是学者末后事。惟是理明义精，方见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。今不去理会身己上事，却去理会天下之事。则理会得天下事，于身己上却不曾处置得。所以学者读书，先要理

会自己本分上事。一一六

以上论解春秋。

问春秋周礼疑难。曰：此等皆无佐证，强说不得。若穿凿说出来，便是侮圣言。不如且研究义理。义理明，则皆可通矣。因曰：看文字，且先看明白易晓者。此语是某发出来，诸公可记取。^{八三}

求通义理，则莫如先读论孟。朱子极少言此义自某发之者。只谓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晓者，乃自彼发之，此语真大可记取也。

问周礼，曰：不敢教人学。非是不可学，亦非是不当学。只为学有先后，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。学周礼却是后一截事。而今且把来说看，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。^{八六}

以上杂引诸条，论解经不可自作文，当随文解义。只可添无紧要字，不可添重字。经文有难解不可解者，不可强通，穿凿杜撰。又论学有先后，诸经书皆当置为后图。凡此诸说，莫非至理名言。若清儒能瞭此意，则尽可省却许多浪用工夫。

又曰：

解经当取易晓底语句解难晓底，不当反取难晓底解易晓者。^{四六}

看文字不要搬递来说。方说这一事未了，又取那一事来比并说。搬来愈多，愈理会不得。少间便撰出新奇说话来说将去，元不是真实道理。最不要如此。^{四八}

如论语德不孤必有邻，引易中德不孤来说，恐将论语所说搅得没理会。^{二七}

且就本文，看取正义。不须立说，别生枝蔓。^{一九}

今人自看得不予细，只见于我意不合，便胡骂古人。^{二〇}
岂不知有千蹊万径，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，久久自然通

透。二一

看文字，且要将他正意平直看去，要得他如水相似。只要他平直滔滔流去。若去看偏旁处，如水流时，这边壅一堆泥，那边壅一堆沙，那水便不得条直流去。三〇

大凡说书，只就眼前说出底便好。崎岖寻出底，便不好。

七〇

凡此皆教人看书解经最亲切精要语，当与读书篇合看。

朱子于历来解经诸家，亦时有评鹭。如曰：

郑康成是个好人，考礼名数大有功，事事都理会得。如汉律令亦皆有注，尽有许多精力。东汉诸儒熟好。庐植也好。

康成也可谓大儒。八七

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？曰：郑注自好。看注看疏自可了。八七

人只是读书不多。今人所疑，古人都有说了。只是不曾读得郑康成注。八七

洪奥之诗，瑟兮间兮者恂慄也，恂字郑氏读为峻。某始者言此，只是恂恂如也之恂，何必如此。及读庄子，见所谓木处则惴慄恂惧，然后知郑氏之音为当。要之如这般处，须是读得书多，然后方见得。一七

至诚无息一段，郑氏曰：言至诚之德著于四方，是也。诸家多将做进德次第说，只一个至诚已该了，岂复更有许多节次，不须说入里面来。古注有不可易处。如非天子不议礼一段，郑氏曰：言作礼乐者，必圣人在天子之位，甚简当。六四

至诚无息一段，诸儒说多不明，却是古注是。六四

郑氏说，有如是广博，则其势不得不高。有如是深厚，则其精不得不明。此两句甚善。章句中虽是用他意，然当初只

欲辞简，故反不似他说得分晓。六四

朱子推尊郑氏，重视古注如此，又何逊于后来之清儒。朱子又谓中庸前辈诸公说得多，其间尽有差舛处，又不欲尽驳难他底。尊古注，嫌近代诸说，其心持平，立意不苟。较之清儒尊汉抑宋，牢守门户，不问是非，其气量襟抱之相去又如何。

又曰：

十世可知章，诸先生说得损益字，不知更有个因字不曾说。因字最重。程先生也只滚说将去。三代之礼，大概都相因了。所损也只损得这些个，所益也只益得这些个。此所以百世可知也。且如秦，最是不善继周，酷虐无比。然而所因之礼，如三纲五常，竟灭不得。马氏注，所因谓三纲五常，损益谓质文三统，此说极好。二四

此言近世诸儒说不如马郑古注，即二程及朱子自说处，亦谓不免有不及，此真见大贤之平心。

问伊川于汉儒取大毛公，如何？曰：今亦难考。但诗注颇简易，不甚泥章句。一三七

礼记有王肃注煞好。八七

后汉郑玄与王肃之学互相诋訾。王肃固多非是，然又亦有考援得好处。八三

五经中，周礼疏最好。诗与礼记次之。书易疏乱道。易疏只是将王辅嗣注来虚说一片。八六

文集卷三十五答吕伯恭有云：

近看中庸古注，极有好处。如说篇首一句，便以五行五常言之。后来杂佛老而言之者，岂能如是之恣实耶。因此方知摆落传注，须具两程先生方始开得这口。若后学未到此地位，便承虚接响，容易呵叱，恐属僭越，气象不好，不可不戒耳。

又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有云。

秦汉诸儒解释文义，虽未尽当，然所得亦多。今且就分
数多处论之，以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，与夺之际似已平允。
若更于此一向刻核过当，却恐意思迫窄，而议论偏颇，反不
足以服彼之心。

又一书云：

平日解经，最为守章句者，然亦多是推衍文义，自做一
片文字。非惟屋下架屋，说得意味淡薄，且使人看者将注与
经作两项工夫做了，下梢看得支离。至于本旨，全不相照。
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。只说训诂，使人以此训诂玩索
经文，训诂经文不相离异，只做一道看了，真是意味深长
也。

自二程出，学者群相推尊，以为直得孔孟不传之秘。于汉儒说
经，遂加鄙弃。至朱子时，南轩亦不免此。前一书，谓以为得其
言不得其意，与夺之际似已平允。其实既得其言，即可由言以寻
义。此书乃直谓汉儒善说经，训诂经文不相离弃，只做一道看。
此其阐述汉儒经学，以矫挽推衍文义屋下架屋之时病，尤可谓深
切渊微。故使经学理学仍得啣接，不致破裂各走一极端，实亦朱
子当时一莫大功绩也。

语类亦曰：

汉儒注书，只注难晓处，不全注尽本文，其辞甚简。

一三五

文集卷三十四答张敬夫又一书云：

近却看得周礼仪礼一过，注疏见成，却觉不甚费力也。

语类又曰：

祖宗以来，学者但守注疏。其后便论道。如二苏直是要
论道。但注疏如何弃得。一二九

弃注疏而论道，不惟二苏，二程以下理学家皆不免。能切实虚心看注疏，在有宋一代理学中，殆亦惟朱子一人。

文集卷七十四记解经篇云：

凡解释文字，不可令注脚成文，成文则注与经各为一事，人唯看注而忘经。不然即须各作一番理会，添却一项工夫。窃谓须只似汉儒毛孔之流，略释训诂名物，及文义理致尤难明者。而其易明处，更不须贴句相续，乃为得体。盖如此，则读者看注，即知其非经外之文，却须将注再就经上体会，自然思虑归一，功力不分，而其玩索之味，亦益深长矣。所论诚是解经惟一正轨。后来清儒以汉学自尊，取以与宋儒理学争门户，于朱子尤所嫉视。然其解经，训诂名物之考据，一字一物，累数千言不自休。使人仅知有训诂考据，不知复有经义，取以与朱子较得失，固何如耶。

文集卷六十四答或人书有云：

前贤之说，虽或烦冗，反晦经旨。然其源深流远，气象从容，实与圣贤微意泯然默契。今虽务为简洁，然细观之，觉得却有浅迫气象。而玩索未精，涵养不熟，言句之闲，粗率而碍理处却多有之。尹和靖尝言，经虽以诵说而传，亦以讲解而陋，此言深有味也。近方见此意思。若更得数年闲放未死，当更于闲静中淘汰之，庶几内外俱进，不负平日师友之训。但恐无复此日耳。

此书专对当时理学家解经而发。理学家解经重义理，斯必有待于玩索之精，涵养之熟，否则不免如尹和靖所谓经以讲解而陋之病，非可务为简洁便是也。朱子谓欲加淘汰，正谓欲求简洁以避讲解之陋。谓内外俱进者，玩索涵养事属内，淘汰简洁事属外，此朱子解经理想所期。

朱子于汉以后人解经，亦非一味推重，亦有特加排斥者。语

类又曰：

解书难得分晓。赵岐孟子，拙而不明。王弼周易，巧而不明。五一

赵岐孟子，做得絮气闷人。五一

古来人解书，最有一个韦昭无理会。九二

韦昭是个不分晓底人。国语本自不分晓，更着他不懂事，愈见鹬突。九二

樽酒簋贰，今人便说作二簋，其实无二簋之理。陆德明注自断，人自不曾去看。如所谓贰，乃是周礼大祭三贰之二，是副贰之贰。此不是某穿凿，却有古本。七一

樽酒簋做一句，自是说文如此。七一

问：坎之六四，旧读樽酒簋贰，贰用缶，本义从之，其说如何？曰：既曰樽酒簋贰，又曰用缶，亦不成文理。贰，益之也。七一

以上朱子论古注。

朱子自注书，于采摭古注外，亦多据古籍。如说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，引晋书天文志。见语类二十三。如解谁毁谁誉章，引班固景帝赞。见语类四十五。解萧墙萧字，曰也不曾考究，但据旧说，亦未知是否。见语类四十六。说无施劳，引易劳而不伐，与劳谦君子。见语类二十九。说所过者化，所存者神，引荀子言仁人之兵亦用此两语。见语类六十。说唐棣之华偏其反而，引晋书偏作翩。见语类三十七。后代清儒，自负以反宋学义理者，曰校勘，曰训诂，曰考据。此等朱子实已一一运用，详校勘训诂考据诸篇，此不赘。

朱子又备论有宋诸儒之解经，其言曰：

二程未出时，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，他们说经，虽是甚有疏略处，观其推明治道，直是凛凛然可畏。八三

因言欧阳永叔诗本义，曰：其中辨毛郑处，文辞舒缓，而其说直到底，不可移易。八〇

毛郑所谓山东老学究，欧阳会文章，故诗意得之亦多。但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，故皆局促了诗意。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头者。苏黄门诗说疏放，觉得好。八〇

欧阳公诗本义，煞说得有好处。八〇

子由诗解好处多，欧公诗本义亦好。八〇

履帝武敏，自欧公不信祥瑞，故后人才见说祥瑞皆辟之。然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孔子之言，不成亦以为非。

八一

契之生，诗中亦云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盖以为稷契皆天生之尔。此等不可以言尽，当意会之。八一

此等处，解经者只当恁诗文推说诗意，恁孔子语推说孔子慨叹之意，却不烦自立说，必欲一一加以推翻驳正，乃与解经无关。

又曰：

程先生诗传，取义太多。诗人平易，恐不如此。八〇

伊川诗说多未是。八一

二南亦自采民言而被乐章尔，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，不知是如何，某不敢从。八〇

横渠云：置心平易始知诗，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。八〇

吕伯恭说诗太巧。看古人意思自宽平，何尝如此纤细拘迫。八一

伯恭专信序，又不免牵合。伯恭凡百长厚，不肯非毁前辈，要出脱回护。不知道只为得个解经人，却不曾为得圣人本意。是便道是，不是便道不是，方得。八〇

以上论解诗。

或问：书解莫是东坡为上否？曰：然。又问：但若失之简。曰：亦有只消如此解者。七八

东坡书解却好，他看得文势好。七八

东坡书解，文义得处较多。尚有粘滞，是未尽透彻。

七八

尚书句读，王介甫苏子瞻整顿得数处甚是。见得古注全然错。旧看郭象解庄子有不可晓处，后得吕吉甫解看，却有说得文义的当者。七八

因论书解，曰：介甫解亦不可不看。七八

荆公不解洛诂，但云其间熟有不可强通处，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。今人多说荆公穿凿，他却有如此处。若今人解书，又却须要解尽。七八

因论点句，曰：荆公酒诂点句，叠出诸儒之表。七九

王氏新经尽有好处。盖其极平生心力，岂无见得著处。

因举书中改古注点句数处云：皆如此读得好。此等文字，某尝欲看一过，与揅撮其好者，而未暇。一三〇

三舍士人，守得荆公学甚固。一三〇

允恭克让，程先生说得意理亦好，只恐书意不如此。程先生说多如此，诗尤甚。然却得许多义理在其中。七八
以上论解书。

又曰：

易是荆公旧作，却自好。三经新义是后来作底，却不好。七八

明道爱举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，虽不是本文意思，要之意思自好。七五

神明其德言卜筮。七五

伊川说易，亦有不可晓处甚多。七二